

秋
燈
叢
話

秋燈叢話卷之十七

福山王

槭凝齋著

余郡宋臬使荔裳康熙中分巡秦州時城北
寺基忽震裂丈餘得古磁一窰同人索取殆
盡癸卯入都僅餘碗二杯一一碗濶五寸內
外純素一椀差小波紋動盪似吳道子畫杯
貯水可一合許有魚四頭亦凸起游泳宛然
商邱宋中丞牧仲見之歎為異物載入說部
余友劉君幕遊潁州聞邑紳劉吏部家藏古

磁碗四內繪彩蝶貯以水蝶即浮水面栩栩欲活索觀者衆遂秘不示人

都門營卒張姓愚而貧咸以僂呼之絕糧晝卧有叟推扉入曰子饑乎食之卒恣意飽啖不問食所自來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每思食叟輒至往來數月值上元節謂曰揚州今夕燈火甚盛盍往觀乎漫應曰諾遂授竹杖夾股間囑閉目倏凌空而起耳畔風聲颯颯可炊黍時曰至矣開視燈火熒煌士女喧闐

每至景物繁麗歷歷為卒道之卒苦饑叟引入酒肆坐客聚飲無隙地攜卒登樓俯視飲者盤餐羅列叟下樓任意取酒餚啖卒筵中人莫之覺卒見東南隅飲饌頗豐欲取食叟曰此不食牛肉人烏敢近卒默念自今當戒食牛一注想叟頓失所在身墜樓下飲者譁為妖卒仰視非樓乃梁間耳以實告衆釋之乞歸

寶坻李姓娶孫氏女披帷有三婦同坐驚告

家人莫能辨其母曰吾女耳後黑子三真贗可立判也視復相同訴之城隍經旬無驗他日壻自外來聞室中語曰吾姊妹與李郎有夙緣妄控奚益入問之互相推抵莫知誰語者一夕父夢人告曰女怪城隍不能制盡訴諸關帝乃焚牒帝庭次夕父夢有黑而髯者持刀繞室而去天明視兩婦頓失所在予宗人瑤過寶坻曾見其控神狀

山陰嚴姓久客京邸弟由浙來訪出遊晚歸

溺巷側神氣頓變兄訝之未及詢忽瞪目語
曰我會稽錢某也病故都門偶行街市爾弟
遽溺吾頂無禮甚矣兄折之曰鬼自避人人
焉能避鬼且既屬鄉曲何無桑梓情反為厲
耶有閒乃慙笑曰我無他意餒甚圖舖啜耳
兄備物奠之弟如夢覺

邱守恩榮黃岡人家貧而貌寢幼聘黃氏女
既而女父嫌之于歸時易以侍婢婢不敢當
夕以實告邱笑曰嘉禮業成赤繩繫足矣婢

也何傷遂成夫婦好合無間言未幾邱入泮
乾隆庚午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歷任衡州守
生子四俱成立黃女另婚富室陳氏子好博
飲不數年田產蕩盡女悔恨縊死

江夏道人某夜歸籠燭行路經蛇山風雨驟
作燭滅見林中燈光炯爍迎面而來視之乃
一赤體婦人腹皤然如瓜光自腹中出表裏
晶瑩向之而嘻道人懼厲聲叱之不為動窘
甚以履極力蹴之砉然一聲腹頓裂有白光

一綫如水銀之瀉墜至山麓而沒道人跟踪
奔回未幾卒

李世富武昌郡人住保安門外新橋左質直
不苟家貧鬻蒜為活他日見急流中飄一人
過衆莫有救者李毅然躍入拯之其人問姓
名不答肩蒜而去逾年途遇老叟欲市蒜而
囊無錢李慨贈之叟賈客也嘉其義相交好
適有急務歸貯粟不及售謂李曰君正人也
敢相託以五百金為率多則君自取之載餘

當重來叟去五載始返李藉其資營運獲金
萬餘矣李欲均分之叟不應惟問曰子數年
前有拯溺事乎李已忘前事良久乃對曰有
之叟矍然曰是吾子也蒙君大德未有以報
取原值足矣蓋叟歸其子告昔年遇有赫人
拯已溺但不知名姓為憾叟覩李狀與子言
合疑是其人詢之果不謬李家道日興子孫
成立今猶存語云濟人勝造浮圖信哉
天門成衣王某生子埋胎衣得銀無算悉運

藏之貸米填其穴方欣喜為經商計忽風雷大作舉室頓暗有鳥無數自窓櫺飛躍而出比晴霽子已驚殭箱櫝空如僅存數十金敷米價而已鄰人王生錦章目擊其事乾隆丁丑六月也

余鄉居夏日散步河干見柳枝垂蔭波間游魚往來唼喋有柳影垂淵魚上樹句蓋比也及作吏楚北聞恩施有魚四足作小兒啼能陸行上樹名呱呱魚世講歐陽定庵云棗陽

亦見此魚事信有之

滇南有物名旱龍鱗甲備具類四足蛇逢旱則見余友奚君寅乾隆戊子于役永昌一日山行天將暮遙望叢山半空巨石磊磊一平台上螭形拱立約長丈餘矧好事者鑿石為奇觀與人曰向未曾有乃相與趨而前離半里許螭形者忽張口如甕其色殷紅躍起尋丈竟入松嶺去從人相顧眙愕比宿逆旅土人告曰此旱龍也觸人立死

杜詩隴竹和烟滴露梢竊疑竹難稱梢又何
必隴地為然晤施南鍾郡佐偉云其地有慈
竹笋出高與林齊籜全不解彎彎一線如弱
柳垂絲經兩三月方解籜次年始見枝葉又
山深多露傍午露珠猶滴於此見古人詠物
之工

廣濟胡氏女小字媛儒童張成聘室也成病
革其母私往視女知不起是夜飲啖其弟如
常更為父母具明日餐伺弟熟睡沐浴整衣

裳自經死母歸與其父哭之目不瞑姑至撫其心礫然有聲血直出蘇姑衣遂瞑

李公念慈涇陽人弱冠成進士康熙丁卯宰竟陵自述前世為獼猴與一狐交得其導引術遂縱橫如意出沒無踪一日遊某大姓園見女郎美艷蠱惑之會有道人過女門詫曰宅內妖氛甚惡乃登堂作法重門封閉是夜來不得入騰躍屋上從空下見道人危坐不覺神攝莫能動移道人攫置罈中罈逼仄不

能容呬唔有聲道人笑曰若嫌狹乎可稍寬
言未已即寬數寸許然無隙可遁道人命埋
深山中多歷年所一旦蛟起巖石冲塌罈逐
水浮出土人見而擊碎之乃得重覩天日悵
悵乎靡所騁適復尋至迷女處荒烟蔓草杳
無踪跡前道人忽至叱曰爾將焉往引至一
高山迎面撻之失聲驚墮如落萬仞深潭諦
視之骸質頓易已成嬰兒形卧浴器中矣余
承乏竟陵紳士多道及之者傳其祖父云李

公面成削舉趾輕逸宛然一猴也

天門田家灣有蕭進祿者性鯁直上元夜步月郊外遇老叟邀至家備致慇懃告曰居址遭鄰豪侵削公長者祈理諭之感且不朽蕭以與豪無素辭叟懇之再舉杯勸酌頽然而寐天明起視卧古塚旁異焉具以告豪豪悚懼祭墓謝過盡反所侵地蕭一日晚歸值燐火簇擁不得前忽來一叟叱曰鼠輩敢祟正人耶燐火倏滅謂蕭曰我即上元所遇叟也

蒙恩無以報君家有急事可速歸蕭至家妻與姑角口方投繯救之免

鄭縣劉氏事姑孝夫出姑病噎醫藥莫能療氏剖股和粥以進姑食之愈旬餘復發氏仍丸股肉奉之旋愈但疾必間旬作氏默禱願以身代醫憐其誠謂此非丸藥所能治若得人肝一片根可除矣氏信之即以利刃刺肋下肝長數寸許垂於外斷之遂暈仆恍惚有老姥撫其體曰免苦矣以丸藥敷傷處遂甦

烹以奉姑疾頓瘳姑見氏舉動恒以掌護脇
下屢詰不答薄而觀之創痕宛然惶駭問故
乃具以告姑慟曰子以我至此我心何忍哄
傳遠近觀者踵相接氏深匿不出族長呈於
邑令李君集欲驗視氏不可曰妾因姑病篤
故不惜餘生非希表揚無煩過詰真偽也李
肅然起敬聞於大吏請旌焉乾隆己亥六
月事

江夏西鄙某大家夜作醮事鄰媼携幼女往

觀叢衆中有巨人猙獰可畏拉女入閉諸廂
室女號且詈衆若罔聞者苦腹饑巨人取所
供餅餌令嗅其氣饑頓減移時人聲寂巨人
攜女出強之行路徑崎嶇天色昏慘忽東南
隅紅光隱隱巨人惶懼捨女奔頃紅光漸近
侍從林立內一人瓔珞被體類觀世音像詰
女所自具述其故且以里居姓氏告問何省
何縣人則茫然莫知乃曰余南海大士也可
隨往再覓歸路耳俄至一處碧水丹山樓閣

縹緲迴殊凡境大士顧侍者不知作何語頃
侍者偕巨人來大士叱之巨人瑟縮恐怖俄
有金甲神捧之去一日見黃冠人叩謁云來
自某村與女居址同大士指女曰識彼否黃
冠人述其母奉佛終身不茹葷大士謂女曰
爾母善行可嘉當隨往令母女重逢也黃冠
人囑閉目覺履空而行風濤震耳頃聲止啟
目審視則故鄉也黃冠人已杳女歸見母與
家人皆感額默坐屢問不答榻上卧一人與

已類疑且訝恍若有自後推合者遂如夢覺
先母與女看醺事時忽暈絕第胸膈溫煖不
類死者月餘始甦備述顛末乃知為太士救
拔也女自此亦不茹葷奉觀音經弗懈云
予宗人魯山被酒仆石面額俱傷血流不止
或傳水磨橄欖汁塗之信宿而愈毫無瘢痕
武昌范尉弟沸瀋傷臂皮盡蛻晝夜呼號百
方莫能療有老叟謂曰非貓頭骨燬灰敷之
不可如言治之痛立止經宿結痂三日後痂

落完好如舊二方皆醫書所不載錄之以備用

濟南銅工李某常工作舊紳家索值無償以銅絲數十觔酬焉鎔之金也堆積尚夥李探知之盡市歸又舊紳某有鐵獅二高尺許因貧鬻於市為鍛工徐姓所得覺有異磨視之蓋金質而漆飾者此二物也其祖父巧於留貽子孫昏弱不知而賤售之亦可為多藏者警矣

揚州某別駕饒貲產妻早逝無子妾七人亦
無出別駕以癆瘵卒停櫬未殯諸妾咸有去
志一老僕素誠慟主人歿而諸妾不安其
室也悲憤交集徧求返魂術咸目為顛亦有
憐其愚者未幾遇一道人貌甚古謂曰爾得
毋有所思乎曰然顧何由知道人笑曰爾不
過欲主人復生耳我頗能之但主人生我與
爾皆不利奈何僕驚且喜跪而請曰某老矣
苟利主人死無悔且主人蒙再造恩必虔誠

超度不令吾師沉淪也。道人不許請之。堅繼以泣。始諾。僕素奉真武。虔詣廟訴其故。有赤鬚人自殿後出。叱曰。爾死期至。尚不覺耶。僕倉皇莫知所對。乃以紙裹授之。曰。念爾忠誠來朝。遇急難時。啟之。可免言訖。不見。翌日道人來。張幕柩側。令僕卧幕中。勿動鍵其戶。戒外人勿妄窺。僕疑潛覘之。道人披髮徒跣。以劍劃地。地裂有二矮人。闖然出。猙獰可畏。見道人頂禮畢。趨柩旁。啟蓋扶主人起。即仗劍。

入幕僕察道人狀似有害已意亟折紙褰視
之內以紅絲縛指爪一片方惶惑問道人已
至乃大呼真武救我俄指爪化為龍負僕騰
起直抵梁際僕以手攀梁龍遂沒道人怒揮
劍擊之不中益怒履矮人肩層疊而上將及
巨霆暴作屋宇震搖道人仆地僕亦暈去家
人聞霹靂聲莫不股栗頃之寂然排闥入烟
焰滿室道人七竅流血死僕拳曲梁際撫之
已僵救甦語所見而柩固未啟也或謂道人

有邪術欲附魂主人體以踞其室恐僕敗露
殺之以滅口故為神所殛耳諸妾感僕義擇
族人子立為嗣終身無他志

明史載錦衣衛經歷沈青霞鍊以攻嚴相得
罪謫佃保安會捕白蓮教黨總督楊順巡撫
路楷希嵩指竄鍊名籍中棄宣府市戍子襄
極邊順楷俱受賞意未懽取鍊子褒袞杖殺
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適順楷被劾
去乃免說部載襄之被逮也由紹興拘至有

妾隨行中途計脫反以卒謀夫控久之莫決
嵩敗襄乃出與正史異殆好事者為之也
江蘇陳姓家貲巨萬子以不檢蕩且盡僅餘
鏤金床為婦嫁時物婦勸鬻床權子母陳鄙
而哂之婦曰貧富何常爭奢儉耳向以奢故
貧苟反所為舊業可興陳以為然得價四十
金販蔗糖為業適貨舟未至獲善價後每有
所謀利輒倍數月獲三百金有販烏梅者遭
母喪欲速售陳利其價廉傾囊易焉親友訕

笑婦亦嗤其愚未幾疫大作烏梅無不效
藥肆俱缺陳故昂其價利至十倍獲金三千
餘遂深自損抑洗滌前愆不數年家業復興
且倍於舊

海昌硤州有東西二山中流映帶曲折迂迴
西山有井水色碧機人汲以漂綢名曰紫薇
綢顏色天然非人工所能造東山有塔聳立
峻嶺數十里外皆見之每值中秋月光皎潔
水面塔影參差拱向若來朝狀里人呼為塔

王

會稽唐姓精幕學而廉隅不飭乾隆初作幕
山左有劇盜三人賄數千金求其援唐納之
既皆坐大辟心悸辭歸一載餘矣他日偕友
出遊神氣頓異如有所見奔回匿卧室中自
批其頰曰既誑我金何畢我命踪尋經年今
始遇將焉逃耶語訖投於地頃復躍起若有
摔之者移時七竅流血死

陳大中江陰人乾隆癸未調任合肥邑城隍

廟向未有建陳下車捐俸首倡卜城東南準
提庵廢址創焉鳩工日大風驟起庵前古柏
高尋丈大數十圍偃仆於地衆訝不祥陳弗
為動召工相木雕行坐像各一落成前夕有
舒城徐令紹鑑者赴郡夜行遙見儀從甚盛
籠燭書銜則合肥宰也命役往問倏遠倏近
追奔十數里及一村民家燈光忽滅有號哭
聲詢知為明經王姓年七旬餘方正不苟夢
冥王謂曰汝善行上格穹蒼今授合肥城隍

矣遂無疾而逝徐抵郡語陳陳告以建廟故
互歎其異余友吳靜香在陳幕知最悉

秀水有錢打範者卜多奇中邑人李某素無
疾忽精神恍惚類痴迷者醫莫能療錢卜之
曰魂已離舍為物所覆藥餌安施獲病日經
何所至彼發其覆則愈矣李昏瞶不復記憶
僕云某日赴戚家問疾戚治材落成覆其蓋
主見之神若驚歸即病錢曰是也當有物黑
而翼者伏其中啓之愈且速家人赴戚告以

故蓋甫啟有蜉蝣鼓翼冲出李爽然醒曰吾始得歸矣錢自此名益振今尚存

休寧萬壽山名勝為一邑冠山麓觀音巖臨大河香火頗盛河中有潭深不可測產魚最夥小者盈尺大者丈餘鱗甲如金鬚鬣皆赤游泳潭中從不遠逝遊人投以餅餌跳躍爭吞或戲以石擊之了不畏避董思白題魚樂國三字勒於石廟祝云元旦昧爽時有巨魚長數丈兩兩而來望巖縱躍者三若朝拜狀

歲以為常過此則伏而不見矣乾隆初有於
潛趙姓者朝九華山回觀魚而倦墮諸水魚
叢集浮起托其體得不墜榜人過而救之獲
免

夏太史力恕孝感人康熙庚子夢謁 闕帝
廟 帝諭之曰廟聯多不愜意如三分忠義
等語適足增痛好為作對將元爾矣授以巨
筆夏書云英雄幾見稱夫子豪傑於斯乃聖
人 帝稱善醒誌之敬書鐫板懸於廟是科

鄉試第一

乾隆癸巳大雨決旬漢水驟漲漫溢安陸郡之老龍堤將及城勢甚險士民驚惶無措安襄觀察重公祿率所屬詣城西北角焚香拜禱水勢如故公製祝文繫石投諸水文不沉溺逆流而上遙見波浪翻騰突出一物大如牛睛光閃爍公再拜物亦作答拜狀水消丈餘祝文即順流而下至城北繫馬椿取視之字跡毫無損殆有神護則公精誠所格也

固安王令煇章山陰人乾隆庚辰漬水齧城
闔開溝疏洩深二尺餘忽有沙冲起撲面衆
譁以怪驚走令怒親督之又掘尺許沙飛益
劇彌漫空際衆力不能施移時露磁碗一底
尖口濶玉色瑩然取置書室實以沙即紛紛
飛起無顆粒存每值大風揚沙日纖塵不入
後被賈人重價購去名曰噴沙碗

嘉興小西門為漕艘停泊所一日狂飈大作
檣折落水失其踪每逢鄉會期夜聞水聲澎

泮橋隱現波際必有中式者里人因其兆祥
呼為木龍乾隆己亥恩科現鴛鴦湖左未
經中式咸謂木龍洩氣矣庚子恩科汪君
如洋以會元大魁天下始知巨兆必蓄極愈
通也

即墨楊宦家畜雄雞有年一日殺之宴客擲
地騰翅而起斷其項復飛立屋上執而剖之
腹內一小雞羽毛豐滿與大雞同其家後亦
無他

秀水朱竹垞先生性嗜鴨少時夢行郊外見
大池內蓄鴨數千頭有童子守其旁問之曰
此公一生食料也嗣年八十一偶抱恙復夢
遊其處池內存鴨二寤後戒家人毋進鴨適
女歸寧烹二鴨獻嘆曰余食祿其盡於此乎
是夕卒

醴陵東鄙有屠豕賽神者業已茹刃忽躍而
奔衆追之踰嶺南竹林下仆焉有爪髮露土
際掘視則嚇然死人也鳴於官官詢竹主人

云久外出拘其婦至言辭閃爍嚴鞫得其情
蓋婦與人私恐夫覺殺而埋之乃寘於法乾隆
戊寅十二月也

洪澤湖週圍數百里烟波浩渺風浪將作三
日前有若甕鳴者經時不止榜人聞之即預
為備值春秋晴霽或晨或暮非烟非霧雲霞
四起城市樓觀臺閣車馬倏忽變幻目不暇
給並隱隱聞雞犬聲海市蜃樓不是過也寧
國莊守經畬令盱眙曾兩遇之

古北口叭噠嶺有喇嗎令巡檢張某市雄雞
卵張笑曰雄雞焉能生卵故相難耶曰非也
俗有斯言即有斯物第覓之可得也張漫應
之語其役役曰聞前村民畜雄雞連生三卵
衆以為不祥嫗異而藏之命役取送喇嗎收
其一給價五十金張詢所用曰能醫眼疾年
遠瞽者得其汁點之即復明與空青同
京山富水村西石泉山窟中相傳龍潛其下
常興雲霧有周翁者求雨屢驗人傳翁素習

正法能致雷聲有雷公之號一日語其徒曰
洞有孽龍將降之可持吾令牌候洞口俟予
手出即付勿悞周入洞聞搏擊聲逾時有手
伸出大如箕毛茸茸然徒駭極牌墮地俄有
聲如千軍萬馬水勢洶洶自洞湧出龍已騰
空起翁不知所往矣土人德而哀之建廟設
祭額曰雷公廟龍去後洞口宏開好事者每
於水涸攜爆竹火光結伴入石室室濛有龍
床龍枕珍珠織等物再入則燈火無光陰氣

襲人莫窮其極人以老龍洞稱焉

陳海孝感人事母孝鬻薪為業約供一日甘
旨即止欲早歸侍母也母嗜音每唱山歌娛
之年六十餘常效老萊子作嬰兒戲凡得食
不敢嘗必捧歸奉母有憫其情多與者則跪
以謝母有疾晝夜泣禱乞以身代及卒哀慟
幾絕葬邑之北涇嘴結蓆墓側朝夕上食如
生時年老貧且死鄉人醵金置棺葬母墓旁
余同年王君雯乾隆辛未宰孝感舟行遇風

幾覆忽見大船自北來有白鬚人揮衆用鈎
攀舟乃免倏不見記舟梢有旗書大孝陳海
四字役指岸間二塚即陳海母子也擬建廟
未果高君質義重其孝為之立祠懸額
餘姚唐姓最信堪輿凡名流無不延致一地
師謂曰遍閱無吉壤惟屋後楊梅山有穴名
天鵝抱卵佳城也可置雞卵於穴週十二時
驗之若產雛即不謬其女竊聞之私往掘視
卵已啄微孔乃以他卵易焉屆期父與地師

往觀卯仍如故置之女締邵氏姻將嫁告父
曰兒性嗜楊梅屋後楊梅山給抔土可乎父
允之聽其自擇女即擇地師所指者歸邵載
餘翁姑繼逝塋其地夫服除補弟子員旋聯
捷成進士甲科累世但壽不永耳豈先時掘
視洩氣故歟

休寧汪進士接宋時人任崑山令墓在小東
門外瑠瑯鄉年久址無可考子孫每值春秋
期惟於瑠瑯左近行祭奠禮乾隆甲子有少

年鋤禾田間忽見我冠博帶者昂然而來少年驚伏地其人曰毋恐我宋進士汪某也墓在此煩寄語家人少年起視倏不見奔告汪氏引至其處掘之果有墓碣乃築土封樹勒碑記其事

休寧小東門崇壽觀建自前朝殿柱雕金龍二爪鬣如生他日住持外歸瞥見觀前池內兩龍遊戲奔告衆視之無所見入觀殿柱兩龍水蹟淋漓若蠕動狀無不駭異恐為崇用

巨釘釘之血污滿柱乾隆甲申觀重修血蹟
仍現

錢塘有同胞鄭四鄭六者家貧肩輿為活四
鰥獨六娶婦生二子一女俱幼未幾六亡四
老且病不能養弟婦子女目覩饑寒每拊膺
流涕吳山三仙廟傳仙人張三丰遺址有坐
卧立三像四素奉之虔力疾往禱中途倦卧
見一道人如立仙狀出藥一粒納口中芳香
竟體寤後筋力頓健鬚髮漸黑固知神佑也

撫弟子女成立婚嫁二子既壯養伯父老鄉人嘉其友愛而感神之福善也重新廟貌桐城北鄙有史仲宏者幼貧採薪龍眠山麓偶憩石岩下見巨龜伏穴中竟日不移憐其饑也以所攜糗糧飼之習以為常如是者三載一夕夢青衣人曰予穴中龜也受三載養無以報來日數當化去予死後泣必隨出按左右取以點睛左可識天文右可察地理勿以荒誕忘之覺後往視龜果死餘泣宛然

隨取右眼淚點右目痛楚異常遲疑久之復欲取其左淚已乾乃瘞龜而返及長精堪輿冠絕一時母以父未塋為憂史曰已擇吉壤恐福薄難得正穴耳除夕過其地正穴露焉方欣喜間恍惚聞人語曰此三聲世家穴豈容覬覦耶速去勿干天罰史駭然返中途聞書聲紡織聲及小兒啼聲呶喔相間乃悟曰神所謂三聲世家者得非是耶叩門入具述來意指穴而定交焉其人即制府問亭方公

祖也

楚北節婦陳氏家貧守志紡績為活積青蚨
十餘千謀為子娶婦夜有偷兒入竊之去氏
驚覺見其狀兇橫屏息莫敢呼比明訴告鄉
鄰曰識其人不取明言衆憶里中有某甲者
素無賴因諷諭之甲不服攘臂叫號指天誓
日且欲毆衆忽以手據地滿室旋轉衆掖之
不起移時舉體顫搖衣衫脫落若褫剝者兩
股出黑毛寸許條遍四體修耳巨尾龐然驢

也惟口鼻及一掌未變泣語妻曰余不合盜
陳節婦錢冥司嗔怒罰我為驢倍以償之錢
存榻下速送往言訖即奔至婦園中子力挽
不返遠近哄然觀者如堵子訴其故皆以錢
投之經旬足所盜數踣於地移時起依然人
也乃併以償陳而改行焉

曹郡有富室來徙居者頗身美髯爪長五寸
好與文人交鄉里雅重之豫省某巨姓遭盜
劫僕衆且能俱拘執獨一盜躍屋走矯若猿

猱共逐之屋盡登樹穿行樹杪如鳥移枝瞥然不知所往官嚴訊諸盜逸者乃其魁即徙居曹郡人也多方始獲鞠之服其罪積年為盜已改行忽蹈故轍遂罹於法爪夜以沸瀋沃軟縛諸指攀援無礙晝濯以寒泉舒如故其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之謂歟

河豚性毒海豚尤甚橄欖青蒿荻蘆芽皆可制子與白毒最烈無藥可解人皆拋棄幽僻處恐雞犬食之而斃也予郡總鎮某御下嚴

有汛兵李姓者屢遭鞭箠啣之假歸適海豚
上時取子懸簷際俟歸伍獻之以洩忿忽構
疾數月愈後偽以海族獻總鎮食而甘之呼
賞其人已逃去又予鄉某貿易都門與逆旅
主人惡謀貯豚白器中攜以饋值子婚未行
慮人發之埋土內抵逆旅夜贈主人三鼓即
馳後往返其地俱繞村過一日遇於田驚為
鬼急奔主人挽其裾謂曰向蒙賜佳味飽德
至今何見而却走耶力邀至家厚款之或謂

二物過夏得土氣消其毒故耳

秋燈叢話卷之十八

福山王 械凝齋著

王公嘉會松江人乾隆中任西安守夏旱禱
雨太白山之龍潭屏驪從躡草履徒步入山
行數里有巨蟒當道公默禱蟒避去復行里
許見兩物類水牛交卧道旁金光熠燿雙睛
灼灼公俯伏再拜陰雲忽起兩物夭矯騰空
而逝頃至龍潭有幅巾道袍者二人對奕貌
奇古有出塵槩默念必仙也長跪其前兩人

若無所覩日將晡一人顧曰爾何為者公告以故且求施雨曰我世外人不諳祈禱事勿相溷公以民命請者再一人曰天道東行亢旱日久汝不見東北黑雲漸起颶風將至乎仰視之兩人失所在俄風雷交作大雨沾漑槁禾復蘇民感其德立祠報之

錢塘徐冢宰青來幼時就塾師於江干五間樓對宇有老人業腐為生每夕傾所售錢計其數而利頗豐青來公晚必倚窓外望師詰

之曰異哉某翁之傾錢也輒有長人白巾道服從地檻出攫翁錢納懷中仍從地檻沒師過老人問曰翁業茂積必盈矣老人蹙額曰入雖多其如不敷出何師笑曰欲不負母而益子乎我有術能致之老人疑其嘲已師曰嗣後傾錢時令吾徒來定異疇昔老人如其言不一載獲利數倍徐中落脩脯不繼公父欲令改業老人德公甚厚助之遂致通顯前所見長人殆天耗星公貴人故解之

襄陽有薛羅張三人者同學友善縣試不利
棄儒而賈貿易湖南洞庭舟覆尸漂沙磧居
人瘞之家無知者三人子共矢尋親夜泊洞
庭登岸步月有古剎橫路入見三叟秉燭飲
瓶插野菊紅黃白各一三子至箕踞不為禮
方欲返內一叟曰爾輩何來以尋親告曰孝
子也命共飲三子辭詢姓氏與三叟同曰千
里同宗不謀而遇亦屬天緣奚辭為三子乃
即席謂曰吾三人家此久矣某年月日有三

尸漂來吾等憐而埋之後三塚產野菊各色
瓶內所貯是也距此不遠明晨當導往因留
宿設三榻姓同者偕寢曉寤各卧一塚旁髮
簪野菊與塚花一色咸驚異識父塚裹骸歸
葬焉

粵西李令某初蒞任升堂見一人奔至階下
忽跪忽起往來指畫氣勃如若有所訴隸卒
捽之去間日復來令異而問之左右以瘋且
啞對命役跡之云住城西鄙已交其主約束

矣一日令有事西鄉徑造其廬問其主曰啞
係爾何人曰僱工新得瘋症憐其貧故留養
耳詢主人婦辭同而其家頗饒一女甫三齡
令給之曰吾餒矣命家人取果餌來呼女至
與之食食已取一枚與之曰給爾母女奉諸
婦令復取一枚曰給爾父女竟與啞者令悟
訊知啞係婦夫男子乃僱工也與婦私欺其
啞佔其田產而役之置二人於法家資仍歸
啞者

崇陽南鄙有鳳趨洞洞前怪石層疊一石長
數丈若鳳翹然作入洞狀洞內銅鑼銅鼓各
一土質以石擊之錚然有聲又石紋縱橫井
井宛如碁枰手拂之則沒少頃復現

桐城巨室子聘山東某太守女親迎行李華
煥僕從衆多路人艷之一日行至直隸界旅
舍俱滿惟一店餘廂室數間憩焉公子散步
庭院聞正室有笙歌聲竊窺首座類巨商燈
燭輝煌諸妓羅列水陸備具絲肉競陳公子

注目諦視遽為商所見趨迎入讓之上座已
侍立筵側公子遜謝者再始就末座商形容
俊雅指爪纖長扣以詩文音律無不精妙遂
訂交詢所之云往山東訪友問其籍則江南
也公子曰吾亦往山東者偕行可乎商故為
謙讓而允之途中竭力逢迎惟恐不得公子
歡一夕語公子曰天氣炎蒸當早起四鼓即
促行至曠野商率從人各出器械盡殺其僕
將及公子公子哀祈商意欲釋其黨不可並

害之一僕落後潛匿林中俟其散奔告於官
遍緝無踪官比之急役白案無左驗雖置某
等重譴奚益廬州有名捕汪姓者鄰邑重案
皆往聘聞年老退役恐不肯來耳令三聘始
至曰稍寬歲月方可報命令厚給路費懸千
金賞汪偕三人行謂曰失事在直隸界四月
鄭州大會天下商賈輻輳往緝之或有機緣
也比至經旬無所見偶從緞店過有僧持銀
押綢緞自櫃內躍出汪見之心動謂店主曰

僧乃巨盜來時須羈留之俟我回縱則惟爾是問矣當馳訴任邱寧添役往拘僧適至執送於官訊之乃衆盜窩主所供夥黨俱獲惟盜魁不知所往郡長爪偽商也復嚴訊之有臨別欲朝峨眉語汪偕一盜往跡路經河畔見畫舫繫柳陰下有少年袒裼高歌諸妓勸飲盜曰舟中人即某也繫之一欸而服令問汪何以知僧為盜曰僧躍出時露桐綢小衣非此地物公子完姻必攜土產來是以疑之

令深加稱獎酬以千金

安陸村民有寄室棺僧寺者母歿啟之一童子死其中驚駭莫解所以頃有人倉皇來視之譁曰是吾兒也向屢尋無踪乃死此耶鳴於官拘僧嚴鞫堅不承一日令出行有童子旋轉道旁若與人撐拒狀呼曰向不過一時誤耳何苦相逼訝而訊之即毆死童子者緣偕諸童戲寺內怒相詈擊斃之昇置棺中僧適他往不知也釋僧定案

金谿黃君含章為諸生時夢我冠博帶者坐
堂上謂曰余黃叔度也黃以為遠祖執禮甚
恭寤不解為何祥乾隆丁巳恩科成進士
丁卯授宜城令抵任閱縣志叔度墓在邑西
三里許立往奠祭繚以垣牆建碑紀其事
丁國士字公能紹興人雍正中任從化令罽
吏議罰修城垣寓古剎見壁懸鐫板對聯云
百堵原為民社計公之所能者天一心惟有
鬼神知士亦何負於國旁鐫萬歷丁未某月

名姓與字俱載其中且寓修城意恍悟有數存焉竭力修築工竣歸老於家

鳳陽有賈某販猪為業內一猪甚馴似識人意者某愛之留為樣猪每猪結隊行此猪為之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胥井人莫知也鬻猪於屠逸追之值州牧出猪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胥井側而壕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猪所自曰

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猪突入其室啣
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猪送廟日給
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
呼猪募化猪點首若會意狀懸袋猪項導入
市衆皆樂施次日猪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
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猪道人也自是風
雨無間有以猪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
菓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竒之垂三
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猪老斃僧以棺瘞

廟後表曰義猪墳

孝感金馬山有洞深不可測遊人必篝火而入綿亘迂曲廣狹不一蝙蝠大如箕石乳滴菩提形時雖溽暑冷氣侵人歷十餘洞不敢前明末楊姓者遭寇亂闔家入避經四十餘處俱幽暗頃見石門啟有微光透入行里許則皎日當空樓臺絢目花鳥迎人有垂髫艷女據石床坐謂衆曰劫已過此地不可久留遲則不能出矣衆怖而返及出屈指已四十

餘年洞中纔一日耳因名曰仙姑洞

康熙中浙紹諸生李某妻為妖所踞夜以繼晝李恚甚鳴之官官莫如何牒於城隍無驗訴張真人請遣法官往治曰無如爾本籍陳某者盡求之李歸物色果有其人年七旬餘閉戶獨處不與鄰人通聞問惟晨出市米蔬而已李伺其出求援陳笑曰老夫耄矣奚能為李懇者再始允問所須何物曰一竹筴足矣須東向者李如言製之陳仗筴入戶須臾

聞格鬬聲繼復波濤震耳如崩塌狀而陳已躍出泥滓遍體曰妖吸水淹我以土制之今力盡攝伏矣李欲觀其形陳以米篩覆床側令觀之見一蛇粗如桶盤伏床下昂首向陳作乞憐態李欲斃之陳曰此千年物且夙世冤不可傷驅之遠去可耳俄狂飈忽起蛇隨風去婦亦頓甦次日往謝陳已他適江夏雷總戎澤遠任漳州鎮與提督武公不合將彈之巨室戴某與武善夜修書求援忽

見一僧著袈裟持麈尾立几前又有紅袍執笏人立戶外但不見首僧指謂曰此爾前世身也雷素饒胆力異而不怖跪伏於地曰望師超拔舉頭所見杳如粉壁書偈云當頭一棒莫相驚却憶沙場苦戰征兔尾但懸龍角上依稀指點是蓉城墨跡淋漓道勁可愛凌晨依然素壁尋告歸語戚友曰兔尾龍角必卯末辰初之兆吾值此其已矣乎乾隆己卯冬偶抱恙晨起沐浴正衣冠兀坐中庭命家

人備兩筵一置東偏設虛座一置已前屆午
命酌巨觥供東筵曰和尚來矣瞑目而逝
徐光大慈谿人康熙中任清河主簿著廉能
聲以疾卒於官子雅涵扶柩歸渡黃忽風起
冰合夾舟不能行諸人履冰登岸去徐獨拊
柩長號矢以身殉衆哀其志謀以繫挽之甫
數武陷冰坎中力不能施徐仰天狂呼血淚
交迸衆束手無策皆為掩泣岸際忽來一水
牛趨柩前以角承之起衆無不踴躍呼曰天

憐孝子驅牛為之助也競棹之遠達於岸間
家感牛德戒食牛肉已歷四世矣

新昌張姓茹竹烟管四十餘年色如漆而光
可鑑珍同拱璧雖戚好不輕假也母病無藥
餌資質錢二緡典主子患損疾諸藥罔効或
謂非多年竹烟管不可治遂取張物截數寸
煎湯服之愈他日張來贖怒欲訟典主謂曰
兒疾賴君物獲瘳雖萬金所不惜願以質庫
酬大德可乎張歸告母母喜病亦瘥

歙縣吳某貿易外郡妻許氏獨處色頗麗園
產瓜大可合抱衆竒之鳴官官疑焉掘得一
尸貌如生衆譁曰是許氏夫也鞠婦吐其實
緣與鄰人私夫夜歸謀殺之負屍棄諸河失
路仍負回瘞園中十餘載矣

康熙中有烈婦夏氏者孝感諸生任仕女也
年二十二贅雲夢儒童劉以勦於家奉巾櫛
進退以禮有雞鳴昧旦風其慰安舅姑事父
母與祖母更晨夕惟謹踰年劉病歿無子女

毀容絕粒屢引刀自裁父母泣曰家貧歲歉
稱貸無門汝若死累我一家矣祖母亦止之
曰余以二十九稱未亡人頃年八旬矣豈以
老人為不足法耶女曰昔吾父已在襁褓事
固不同兒何敢比父知不可奪緩之曰三年
服闋死未晚也女曰從父命但恐不及待三
年耳自是寢苦枕塊晝夜悲號甫週百日告
父母曰前強兒不死者為乏費耳今新穀既
升可從兒志矣家人防之嚴一夕偶懈投繯

死三日貌如生塋後暴風撒所居室拔古桑
咸謂節烈所感

江夏感應祠未建前有鳥數百啣瓦疊疊若
屋復啣木觀世音像置瓦內咸以為神建祠
其地順治中有丐者三人不知所自晝行乞
夜宿廟內莫之異也一日鐘鼓撞擊無聲居
民駭異有老者曰相傳祠基為牛眠地得毋
有盜塋人乎衆物色之神座前磚跡參差欲
掘視乞兒卧其上垂泣哀免詰之曰我兄弟

三人卜兆葬父無踰此地吉因改裝來土開
八尺得黃雀二即正穴脉圖所謂黃雀靈者
是甫及五尺見金甲神懼而止遂葬焉今遭
敗露天也容即遷勿傷父骨衆允之至今廟
貌如新香烟不絕

福建廈門夫婦二人操舟為業夫他適有魚
長丈許觸舟來婦以篙撲之魚昂首向婦三
躍乃逝後每夢與魚交有孕產子體若魚皮
欲棄之夫不聽自是獲魚倍常越數載貲頗

饒子亦成立苦體癢時閉戶浴乃快家人竊
覘之宛然一魚游泳盆中也

孝感有胡孝慈者喜任俠善騎射膂力絕倫
途行盜猝至拔堤邊柳斃數人衆各鼠竄暴
客聞其名畏而忌之赴公車至豫省清化鎮
見童丐貌岐嶷詰之曰遭盜劫無以餬口耳
胡惻然收卹之童慧甚起居服侍先意承迎
胡待之如子一日童指道旁密林中謂曰兒
家通此祈辱臨且告母拜謝太德復曰須屏

騎從勿駭鄉中耳目也從之行數十里巉巖
危徑渺無人烟山坳中轉出數人身軀雄偉
裝束詭異謂童曰迎得貴人來乎童指胡示
之衆環拜胡詢姓氏衆曰我輩慕君久矣到
彼自知遂擁之去又行數十里抵一處棟宇
雲連入門則錦茵燦設酒筵羅列衆舉卮酬
勸胡性豪放連飲數十觥頽然而醉夜半酒
醒轉側不能動似有物縛之者惶迫無計門
輒然啟一女子秉燭入視曰君非胡孝廉耶

胡問何由識女曰不憶南陽旅店事乎胡曰此何地卿何在此女曰彼皆巨盜也與君有夙怨使童子誘之來候盜首歸即畢君命妾不幸誤落陷阱屢逼污以死自誓君奇士能相救否胡曰速解我縛覓弓矢良馬來女如其言胡張弓挾矢與女累騎而馳行十餘里火光照耀羣盜追至胡連發數矢殪其魁乃退遂下騎授女轡送之歸先是孝廉客南陽時有私奔者拒之去即此女也

善刀筆者楚俗名為畫虎取虎噬人意漢陽
高某擅其長受害之家不可勝數他日外歸
甫入門呼家人曰室有虎獨不畏而逐之至
中庭以手護體躍而泣曰羣虎爭噬痛楚難
忍語訖暈仆移時甦猶呻吟呼痛遍體紅點
斑駁久漸成癩膚肉片片潰脫而死

山陰某氏家寒只一子鬻薪供母性愛山水
常作登仙想一日採薪山中見樹菓摘食之
歸覺徧體癢甚浴於河久不返母往覘之已

變龍形矣母哭之哀子曰母無憂日獻水族
數種藉供饘粥猶如兒在膝下也既去復迴
顧者九地成九曲里人以九曲望娘灣名之
自是母晨起必有魚蝦積戶外賴以存活母
歿忽風雨驟至失屍所在龍隱蕭山銅井山
遇旱山頂有雲霧起即雨

雄縣蕭姓女手生股間足長肩際步履以手
飲食以足女工不異常人家頗豐父榜於門
曰願聘者分產之半女聞而泣曰天降廢疾

信知前因削髮空門以消夙孽父母不能阻
聽之獨處一室恪守禪規二十餘載矣
黃陂農人舌生白肉線數縷痛楚廢食飲醫
皆不解其症有搖鈴市藥者曰是不難令病
者脫衣俯臥取燈火按背穴灸之每灸一穴
舌線即落一莖遍灸之線盡落立瘥
江夏大東門洪修院有石長七尺寬四尺有
奇中具蟾形宛然如生順治初掘土得之牆
基下一日忽移觀外衆昇入次夕復然如是

者數道人鑿池畜馬不復出康熙中牛公撫楚製欄杆為衛云夢蟾求之者

紹興田某精刑名乾隆初江夏胡公格令晉江延入幕園有鹿衆每戲逐之田偶疾夢一人盛服而前曰予亦紹人曾幕此卒瘞後園槐樹下逐鹿者蹂躪難堪憐而遷之感切泉壤矣問姓名不答醒以誕置之越數日疾劇復夢其人持片紙謂曰君謹識勿忘視之書一絕誰將墓碣姓名鐫聞發幽光盡在田莫

謂東西伴已失尾頭阡陌更相連驚覺汗流
浹背尋瘥掘地得棺厝諸郊繹詩意始悟田
字去東西王也有頭尾申也必王姓申其名
遂鐫石表墓歸紹訪之果有其人客死於閩
家極貧乃厚卹之令扶櫬歸

前明紹興范姓家貧代部吏作書傭踰年主
人辭焉無以為計正陽門帝君籤夙靈應
往禱有到頭萬事總成空句念此生已矣憤
欲投繯遇友詰其故力阻之友工部吏也傭

書人適病以范易焉值宿聞憲聲起視突
有鼠啣物墜其前燭之乃未樂初建太和殿
工程冊愛其估計精詳錄而藏之正德末太
和殿災冊取入內命部估報屢以不合飭范
以抄冊進堂司俱蒙獎范董其事遂致富成
室蓋司空之謂也應亦奇矣

宜城王氏兄弟不睦因析爨猶相牴牾兄畜
牝牛產犢鬻於戚繼又產一犢而牝牛死戚
復鬻犢於其弟同兄犢置牧場中迨晚兩犢

同宿兄欄內弟力挽不出自是往來迭宿似識為同母者兄諭弟曰牛猶若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乎弟感動和好如初

江夏紙坊團山有洞穴外若門內高敞與夏屋等貯各色石盃箸及金銀盃箸甚夥居民有借之者三日必還否則疾其鄉富豪張某攜出月餘忽雷霆繞其戶張懼立返故處洞門遂閉碑記明末事也

鳳陽張某家貧力學補弟子員往拜岳家飲

之酒勸爵者衆不勝栢杓竟醉死氏年十九
尚未婚聞之痛哭以剪刺喉救免欲歸夫家
父母不可氏曰薄命壻已列膠庠敢有二心
且卒於我家獨不畏人之多言乎父母聽之
扶夫櫬歸祀夫主卧室中朝夕哭奠出簪珥
治薄產奉養公姑有童子持荷根擲地拾栽
磁盂中供主前祝曰願荷歲歲花以表予心
荷死吾亦死每歲必花兩朶結蓮房子甘如

鮑蓋載後荷忽枯氏曰死將至矣所不瞑目

翁姑事未畢耳尋卒

涿州鄉民蔣某每早行輒見道旁紅光冲起
丈餘跡之得半面鏡於古墓中晶瑩耀目寒
氣襲人常現神佛諸奇形再顧則無所見寶
之時佩諸身一日赴戚家值其祀先照之有
衣冠者數人立戶外如拱候狀頃一敝衣人
入享畢衣冠者方入蓋其先本乞養子也後
遭回祿失鏡所在

崇安黃生登甲幼失怙恃娶王氏甫親迎入

門遭戚訟累役立促之去浼鄰嫗伴婦宿窻
友張某聞之賄嫗晚假黃與婦寢越數日黃
歸婦知為人誑羞憤自經逾年鄰嫗及張同
日為暴雷擊死王魂附張妻邱氏奔至黃家
歷叙前情願偕伉儷懼不敢納鳴於官判歸
黃

四肢百骸皆闕痛痒爪浮指端剪削罔覺似
可有無然亦有足異者五代陳章后手爪長
五寸許色紅每有期功喪一爪先折明史徐

節婦夫亡斷指明誓及歿納指棺中爪染紅色如新憶少時赴都遊白雲觀見道人據案寫經左袂空若無臂者或曰道人左掌掩臍爪繞體三匝許解視不謬詢之二十餘載矣余著天津賈遭尸爪攫其背有以爪字為疑者麻姑爪長爪郎又何稱焉

江西有嫠婦某氏色美能詩無精青烏術康熙中偕弟來楚決墓有蟻者於墓頂開微孔有水者旁疏小溝以皮箴扇之蟻水盡出另

築羅垣改作墓門化凶為吉或代人卜兆域
亦先以皮箆扇其地請視墓者必偕其家婦
女往否則不可婦弟云婦幼羸弱讀書聰慧
患頭痛有道人來以葫蘆枕之愈授堪輿書
數頁皮箆一柄曰好女郎即恐福薄耳持此一
生吃著不盡矣詩不輕作不輕示人傳其寓
楚清明祭夫一絕云荒郊極目暮雲低緩步
行來失舊蹊縱使紙灰能作蝶應知飛不到
江西足見一斑

康熙中江夏有楊姓者以孝聞形若侏儒年十五喪父哀毀骨立幾至滅性家貧習青烏術養母已食不再飽而甘旨無缺母晚年患瘋疾晝夜扶持不解帶者數年及卒負土成墳廬墓終其身每大風雷雨輒繞墓號曰兒在斯兒在斯有蛇犬不知所自馴伏墓側遇山魃則為之禦一夕虎咆哮而來蛇與之鬪力不勝忽挺長丈餘繞虎三匝蛇虎俱斃犬亦失當時識與不識者皆稱楊孝子

泉州張某貿易外洋赴呂宋久不返訛傳官
於暹邏乾隆丁卯其子附洋艘訪之行數日
遭風舟覆墜至一處宮闕玲瓏如佛寺所圖
天宮狀光明激射目不能視有司閽者即之
其父也父驚曰兒何來此可速返掖之登岸
倏抵廈門計解維時已月有餘矣

陳又昂閩崇安人善刀筆有烟賈邱姓者與
嫠婦通思出妻而娶之商於陳不可餌百金
乃以誣姦告妻素貞邱有難色陳曰欲加之

罪何患無辭夜值市烟而醉者誘入可圖也
夜果有款門人啟戶醉仆於地乘勢殺之妻
聞聲竊瞰見其將持刀入即踰垣遁覓妻不
得走商陳曰速歸瘞之再為謀邱求往助比
至視之曰嘻吾子也邱驚愕莫措陳曰是天
之所以報我夫誰尤昇而埋焉妻鳴官鞠之
得其情置邱於法陳擬故殺子孫律
馮侍御恩華亭人以直言論死子仕可血疏
救免遣戍雷州事詳明史馮赴戍所有黑而

偉者六人登舟求見意其盜謂曰余孑然一身囊無長物恐徒勞此行耳六人再拜言曰某等素行不義蒙神叱責云來朝有忠臣過此求其收錄庶可稍除罪孽甫宰羊盟誓而公適至願生死相從勿悔馮不可六人曰請挽公舟抵雷然後返馮鑒其誠許之至雷仍不去馮曉之曰攜來一僕尚虞不支豈能贍若且若踪跡頗異其如招物議何六人曰公疑某等矣願死以明志陰魂侍公左右耳語

訖俱投水死馮惻然瘞諸郊踰年患目疾竟
瞽一夕夢六人曰公賜環有日目盲何以跋
涉羣按摩馮目者數始去次日目復明未幾
遇赦歸隆慶改元起大理丞上疏備陳六人
狀因逸其名俱封明目侯廟建馮第前牆宇
屢修輒圯匠役夢六人謂曰我輩何敢與馮
公第埒其遠徙便從之廟立成並塑羊廟左
祈禱頗靈患目者以巾拂羊背拭目效更速
然須求馮子孫刺書忠孝後裔馮某拜焚之

乃驗俗呼為羅神廟殆六音之訛也其耳孫
廣忠善繪事嘗備言之

延津鄭太史志鯨祖父為張氏佃祖歿求張
隙地塋焉及太史貴不欲遷餌張重價張纔
地吉不允因遷其棺壙啟夜有紅氣亘天月
餘方息張塋其地業漸凋鄭亦凌替

儀杞之間有廟曰高宮師素多鬼日暮無敢
入者有無賴三人議曰孰敢入廟宿當醵金
為壽一人應聲往至大殿月臺中卧焉反側

未成寐聞闢門聲頃燈燭輝煌儀從羅列有王者冠裳立門外問曰何有生人氣左右以卧者告命量之一人持尺量訖云高九尺王者無言越其身而去五鼓回仍越其身而入燈火寂然翌日言於衆不信其一人晚入試之所見同量高七尺第三日又一人入見如前量僅三尺高王者怒曰彼二人者寢此可汝亦來相溷耶蹴其背痛徹骨後九尺者為總鎮七尺者為遊戎三尺者偏裨而已

嘉興諸生李某構園亭於梅會里鳩工有日
矣夢僧謂曰知公創建特相懇倘能遲數年
後必有以報寤而置之掘土為池深丈許露
石板下有兩缸對合啟視一僧儼坐如生髮
長被體指爪繞身未交者寸許頃隨風飄化
杳然無踪後李試棘闈陰風驟作黑雲彌屋
見僧來舉袖拂卷卷污被貼屢試皆然遂終
身不試

直隸諸生潘某於長安見歌者五六人籠鸛

鵲數十陳兩琵琶於几出鸛鵲十頭分為二隊立琵琶旁歌聲乍起鸛鵲以喙爪按其絃清濁高下與歌聲相應曲終納已彈者於籠復出未彈者更迭為之給錢多始盡其妙否則一二曲而已又鳳陽有四人亦籠鸛鵲十餘頭置小戲臺於几上四人各執樂器唱某古人鳥即啣面具遊行臺上或合唱數古人即有數鳥啣面具以出又懸小鳥鎗一鳥啣火燃其引響聲震耳鳥毫無怖色雖人巧使

然而鳥亦智矣

馬烈女江夏人父故母再適李姓李艷女美
調之拒且防盛暑未嘗浴李佯遠出甫就浴
遽歸排闥入女號呼乃遁羞憤投繯救免夜
溺於江三日尸浮起貌如生康熙癸未六月
也里人哀之建祠江干名其渡為烈女渡
江夏胡公格宰晉江時有役林姓悞耶誥之
林訴受多子累出覓乳媪致愆期間問其子以
三十對問其年亦以三十對問置妾否對曰

無胡叱曰豈孩提即娶妻生子乎役曰年十五娶妻每歲孿生所育皆男現存非誑命攜來自總角至襁褓嬉笑滿堂面龐無不相肖周之八士未足奇矣爰錄之以誌昇平之瑞

秋燈叢話書後

昔有宋蘓子容聞人語故事
必令人標出覆司馬溫公聞新
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當
時諺曰古事莫如子容今事
勿告君實前明王文恪公山居

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理有
得則錄之有関治體有裨聞見
則錄之久而成帙雖括之用心
如此無非以天壤間形而上形而
下在在皆學問所寓也今讀秋
燈叢語古今事跡合雅俗以雅

陳人物情形統正寔而慄列蒐
奇探異累牘連篇出入五都之
市百貨雲集巨細妍媸無不備
具令人目不暇給其中可歌可泣
可驚可愕之事委曲寫照繪影
繪形括毫成趣尤不啻麻姑擲

米粒之皆成丹砂其足潤人耳目

沁人心脾與曩括之用心後先殆

有同揆焉洵哉博物君子也至其

以標筆叙瑣事厯落欽寄直

可接韓柳家法豈墮入唐人小

說一派哉因言系中郎得王充

論衡秘之枕中必獲異珍余於
是編玩之下有不忍釋手者
用綴數語書後以見陶處士
有奇共賞之意云爾

乾隆庚辰秋杪七十有六老人

蕭劭拜題

怪：奇：咄：甚：喜：出
出曾記取宜興數字此書
堪匹不向詞垣爭帖括那
從藝圃敲音律只年來廨
舍且譚元銷閑日古今
內勤追述天地外頻窮詰

更淋旌慝別文而有質一
枕秋醒莊叟夢三更燈炮
江郎筆問毫光幾許透青
箱吾能悉

右調滿江紅

姪文炯拜題